

澳門地域八百年媽祖文化回望

吳幼雄*

澳門的特殊地理位置決定澳門地區需及媽祖文化的時間甚早。人們一般認為澳門“媽閣廟”創建的時間，也即澳門媽祖信仰形成的時間。因此，關於“媽閣廟”的創建時間出現幾種不同的說法。諸如明天順二年（1458）以前說⁽¹⁾；明天順二年說⁽²⁾；明成化年間（1465-1487）說⁽³⁾；明弘治元年（1488）說⁽⁴⁾；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以前說⁽⁵⁾；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說⁽⁶⁾。

吾以為考證澳門媽閣廟的創建時間甚為重要，它可以證實澳門媽祖信仰的興盛。但是把澳門媽閣廟的創建時間定位為澳門媽祖信仰形成的時間則是欠妥的。因為民間信仰神明在地方上的傳播，無不經歷傳入、發展、建小廟和建大宮廟的過程。待修建大宮廟後，才由地方紳士或官員為其撰寫碑記，記載傳入的歷史和神明的顯聖事蹟，進而由地方紳士上報州官，州官上報朝廷；朝廷派員到地方調查驗證，從而爭取皇帝的賜額和封神號。

廣東、福建兩省的主要民間信仰神明，如媽祖、關帝、保生大帝（大道公）的從傳入到建大宮廟，而被地方紳士和官員所承認的過程，無不經歷很長的一段時間。故在建大宮廟之前，一般無確切傳入時間可考。例如福建汀州崇祀媽祖的“三聖妃宮”，據《臨汀志》載，係嘉熙間（1237-1240）創，認“潮州祖廟”，而“州縣吏鹽綱必禱焉”。以上記載僅能說明汀州媽祖“三聖妃宮”是從廣東省潮州分靈而來，並創建於嘉熙間，它僅表明汀州在嘉熙間媽祖信仰的興盛，而不能說明汀州媽祖信仰傳入的時間。因為，閩西汀州和廣東潮州的鹽販，通過廣東的韓江和閩西的汀江的水上販賣私鹽活動，早在嘉定（1208）以前已經十分活躍了。潮州、汀州的鹽販信奉媽祖以護佑其私鹽販賣活動，所以潮、汀兩州的經濟發展是和媽祖信仰的傳入相輔相成的。這可以說是中國民間信仰神明傳播、發展、興盛的普遍規律。

澳門是兩岸四地和國際交往的窗口，在地理上行政上佔有特殊的重要位置；澳門地域又有八百年的媽祖信仰文化基礎。因此，在澳門弘揚媽祖文化，拓展媽祖文化旅遊，有地理的、歷史的、行政的以及人文的諸多優越條件。

澳門的地理位置

澳門位於珠江口的西岸，與東岸的虎門，互為犄角。據〈天下沿海形勢錄〉云：“粵省外自小星……福建頭……伶仃山、旗幟山、九洲洋而至老萬山，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廣省左捍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外護順德、新會，實為省會之要地……且其城澳門，外防番舶，與虎門為犄角……外出十字門，而至魯萬，此洋艘番舶來往經由之標準……此肇郡、廣海、陽

江、雙魚之外護也。”⁽⁷⁾

又據〈澳門形勢篇〉記，澳門“有南北二灣，可以泊船，規圓如鏡，故曰濠鏡，是稱澳焉……東有東澳山，又東為九星洲山……商舶往來必汲之……其下為九洲洋……又東為零丁山，東莞、香山、新安三邑劃界處；下為零丁洋，又東至於旗幟澳；又東北不二百里有二門曰虎門、蕉門，南瞰大洋……以此為咽喉者也……秀山，宋張世傑奉帝昺退保秀山即此……為黃楊山，上有張世傑墓……高欄山，多鹿，元海寇劉進據之……其南有四山為內

* 吳幼雄，福建泉州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系主任、泉州學研究所所長，泉州市民間信仰研究會及泉州市施琅研究會會長，泉州市歷史研究會及泉州民俗研究會副會長。本文為作者應邀參加2001年10月澳門媽祖文化旅遊節舉行的“媽祖文化研討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主辦）提交的論文稿。

十字門；又二十里有四山，為外十字門，澳夷商舶出入必由之。有橫琴山，宋益王南遷泊此，丞相陳宜中欲奉之奔占城，颶風作而殂……元末海寇王一據之……又東南為老萬山，自澳門望之，隱隱一髮。五六月西南風至，洋舶爭望之而趨至……大奚山，有三十六嶼，周三百餘里，宋時其少壯充水軍，慶元三年（1197），復嘯聚為亂，遣兵討捕，墟其地。後又有萬姓者為酋長，因呼老萬山。……則虎門、澳門之外蔽也。”^{（8）}

乾隆十年（1745），分巡廣南韶連道薛蘊與海防同知印光任巡視澳門，有〈壘門記〉載，“十字門東望，則九洲洋……下即宋文天祥勤王經由之伶仃洋也；西望則三竈、黃楊諸山；而北折而上，為啫山也；轉而內矚，洲嶼參互，水有艤艫哨檣之次，比陸有亭障壁壘之相望；前山寨拊其背，虎門扼其吭，國家禦內控外大一統，豈不偉哉！”^{（9）}

以上三例，除揭示澳門、虎門和珠江口的地理、山川、港灣的險要之外，也帶出宋元時期在這一帶活動過的重要歷史人物，如宋末的帝昺、文天祥、張世傑和陳宜中，以及元朝的大海寇劉進、王一等。這一切都表明，至少在宋元時期，澳門地區及其附近的珠江口，早已是海上的交通要衝，同時亦為軍事要地。明確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媽祖信仰的傳播是隨舐海上貿易、漁業和軍事活動而展開的。不但民間海商、漁民、官軍等信奉媽祖，海寇亦然。宋元時期，珠江口的海上海外貿易、海寇活動和官軍剿捕等，均與媽祖信仰文化聯繫在一起。

宋代媽祖文化播及澳門地域

媽祖信仰文化播及澳門地域的時間比澳門媽閣廟的創建起碼要早三百年。以下數例足以說明之。

例一、浙江寧波的〈靈慈廟記〉云：“宋紹熙二年（1191），來遠亭北舶舟長沈法詢，經南海遇風，神降於舟以濟。遂詣興化分爐香以歸……及舍宅為廟址。”^{（10）}所謂“南海”，即珠江口一帶。

例二、成書於慶元二年（1196）的洪邁《夷堅志》亦記，“紹熙三年（1192），福州人鄭立之，自番禺泛海還鄉。舟次莆田境浮曦灣，未及出港……有賊船六隻在近洋……於是舟師詣崇福夫人廟求救護……迨及出港……其二已逼近，舟人窘

迫，但遙瞻神祠致禱，賊舢舨已接，一魁持長叉將跳入，忽煙霧勃起，風雨倏至，驚波駕山……既而開霽帖然，賊船悉向東南去……了無他恐。蓋神之所賜也。”^{（11）}以上兩例，一為福州海商鄭立之於紹熙三年（1192）自廣東番禺返鄉，途經莆田，得媽祖庇護，免被海盜劫掠的故事；一為浙江寧波海商在南海遇風暴，媽祖降於舟以濟的故事。這表明紹熙間媽祖信仰文化早已播及珠江口及澳門地域。

例三、上文引述〈澳門形勢篇〉載，“大奚山……宋時其少壯充水軍。慶元三年（1197），復嘯聚為亂，遣兵討捕，墟其地。”大奚山，一說香港大嶼山，一說珠江口萬山群島。

例四、成書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敕封天后志》亦云，“慶元六年（1200），大奚寇作亂，舢舨相接，銳不可當。調撥閩省舟師討之。眾請神香火以行，與賊遇於中流，彼居上風。眾懼禱神。頃刻間，昏霧四塞，返風旋波，神光顯現。遂衝突無前，渠魁就擒，餘兇或溺或潰，掃蕩無遺。奏凱具陳神庇。朝廷以神妃屢有功勳，應追封先世。於是頒詔封后之父母及其兄與姐。”^{（12）}

例五、慶元四年（1198），又因媽祖顯靈幫助福建、廣東兩省風調雨順，宋甯宗加封媽祖“助順”，詔云：“福此閩粵，雨暘稍愆，靡所不應。”^{（13）}以上例三至五，記慶元至六年間，媽祖顯靈助廣東珠江口一帶滅寇，又助閩、廣風調雨順而受封號的故事。由是觀之，南宋慶元年間，媽祖信仰文化的確早已播及珠江口和澳門地區了，儘管那時的澳門仍是一個小漁村。

例六、嘉定十一年（1218），知州真德秀守泉州，時海盜自江浙南下，剽掠海上商船。真德秀詣廟祈求媽祖協助官軍進擊海盜，“曾賴神以有濟”。紹定四至五年（1231-1232）真德秀第二次守泉州，海盜“前者自北而南，今復自南而北”^{（14）}，即從潮州、惠州、廣州方向而來。紹定間，福建的經濟形勢特別危急，“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四郡，全靠廣米以給民食；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來，以供國課。今為賊船所梗，實切利害。”^{（15）}而紹定間，廣東沿海的海盜之意圖，是“欲劫米船以豐其食；劫番船以厚其財；擄丁壯、擄舟船，以益張其勢，用意叵測……非

復尋常小竊之比”。其時，閩、廣海賊的船隻一般多至“二三十隻”，人數“為數百，以至千人”⁽¹⁶⁾，且“賊舟高大如山”，官軍船“不及其半”⁽¹⁷⁾。

為此，泉州知州真德秀上奏朝廷：“亟告廣東帥司，多發（廣州）摧鋒水軍，前來剿捕”，而“本州（泉州）合軍民船並進，相為犄角”。⁽¹⁸⁾從此，建立自廣州、惠州、潮州、漳州、泉州、興化、福州的閩、廣沿海七州的海上商業運輸的保護防線，即所謂閩、廣“處處有備，會合剿捕……免為海道無窮之害”。⁽¹⁹⁾真德秀還多次到聖妃廟祈求媽祖協助官軍滅閩廣之海盜，其祝文云：“唯聖妃神靈烜赫，凡航海之人，賴以為司命，是用有謁焉。導王師以必勝之機，而擠狂寇於必敗之途。如前日之所禱者，非聖妃其誰望敢，俯伏以請。”⁽²⁰⁾可知紹定間崇信媽祖神明的南宋閩廣水軍，其巡邏與防守的範圍包括今珠江口及澳門地域。

例七、據《敕封天后志》云：“宋理宗寶祐改元（1253），莆與泉大旱，穀價騰湧，饑困弗支，老幼朝向祠前拜禱。夢神夜告，若無憂，米艘即至矣。初，廣地賈客擬裝米上浙越，偶一夜神示曰：‘興、泉苦饑，米貴，速往可得利。客寤而喜，謂神示必獲利滋倍。遂載入興、入泉。南艘輾輻，民藉以不饑，米價反平，郡人頗矜天幸。……天子聞之，詔褒封助順嘉應英烈協正。’以上為珠江口米商販運大米救濟莆田、泉州百姓，得到媽祖護佑的故事。

例八、嘉熙四年（1240），莆田人劉克莊任廣東提舉，八月陞遷漕運司。到任詣廟祭天妃，有〈到任謁諸廟〉祝文云：“某持節至廣，廣人事妃無異於莆，蓋妃之威靈遠矣。某，妃邑子也，屬時多虞，惕然恐懼。妃其顯扶默相，使某上不辱君命，下不貽親憂，他日有以見魯衛之士，妃之賜。敢告。”⁽²¹⁾以上劉克莊就任廣東漕運司，發現廣州人信仰天妃，“無異於莆”。可見廣州地區，包括珠江口地區信仰天妃之普遍。

例九、寶祐五年（1257），劉克莊撰〈風亭新建妃廟〉記云：“余北遊邊，南使粵，見荆楚、番禺之人，祀妃尤謹。”⁽²²⁾以上係劉克莊在廣東任上，所見番禺及珠江口地區人民信奉媽祖之虔誠。

以上九個例證，表明自南宋紹熙、慶元、嘉定、紹定、嘉熙、寶祐的六十年間，珠江口的沿海

地區都有信奉媽祖的民間商船來往於廣州、惠州、潮州、漳州、泉州、興化和福州之間；亦有崇拜媽祖的廣州摧鋒水軍、福建的左翼水軍（特別是泉州的左翼水軍）巡邏防守於其間。這些史料證實，在12世紀末至13世紀中期福建的媽祖信仰文化已通過民間的商船米船、官軍的戰船和閩籍官員，傳播到珠江口三角洲（包括今澳門地域）。而且至13世紀中期珠江口三角洲的媽祖信仰文化已經興盛到“不異於莆”和“祀妃尤謹”的程度。所以，澳門地域播及媽祖文化的時間可以上推到八百年前。

澳門媽閣廟裡的〈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亦云：“閩之漳泉，粵之潮廣，尤屬放洋巨口，視諸他港，莫與比倫。逮及兩宋，陸路受阻，海道轉通。近歲泉州灣出土南宋海船，設備周全，載重量巨。南非亦掘得宋代商舶數艘。”碑記說的是媽閣廟創建五百週年，然亦提到宋代閩、廣的海上貿易，特別是宋代泉州、漳州、潮州、廣州的海上商業往來。這表明碑文作者已注意到宋代泉、漳、潮、廣的海上交通了。這就是說，媽祖信仰文化播及澳門地域的時間應在12世紀末期，距今有八百年的歷史了。

澳門在兩岸四地媽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與展望

媽祖的神話反映了人們同自然和命運搏擊中所產生的善良願望和美好祈求。媽祖神話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如今媽祖信仰文化已成為世界性的宗教文化現象，它在世界華人和友好人士的心裡，成為慈善、博愛、平和、安寧、吉祥和孝順的象徵。媽祖信仰還分佈於朝鮮、日本、越南、緬甸、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菲律賓、印尼、印度、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美國、法國、丹麥等等二十六個國家。據估計，全球有四千多座媽祖宮廟，信徒近二億，其中僅中國大陸有一億多人，臺灣逾一千萬人。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迅速，外出旅遊者日益增多，港、澳尤為首選地區。澳門是特別行政區，是中國對外交流的窗口，也是華僑和外國人出入國境的口岸之一，又是大陸與臺灣航空線的臨時中轉站。澳門地處兩岸四地及國際上的特殊位置，澳門又有八百年的媽祖信仰文化的歷史，這是澳門弘揚

媽祖文化和拓展媽祖文化旅遊的堅實基礎。因此，建設澳門媽祖文化村，其效益可立竿見影，長期受益。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惹蘭賽卜都拉路，於1981-1985年新建一座大規模天后宮，佔地六百平方丈，其主體建築有牌樓、前殿、後殿。自落成後，前往參拜的信眾和觀光遊客絡繹不絕。這可以作為澳門興建媽祖文化村的借鑒。

宗教和民間信仰的傳播有它的規律性。先有地方商業活動的發展，隨之人員交往的擴大，宗教和民間信仰的神明則隨舛人們的商業文化往來而傳入。而且，宗教和民間信仰神明的傳入，又促進了該地區經濟的持續發展。如宋元時代的福建刺桐港（泉州港），隨舛刺桐港經濟的繁榮，海外貿易的發展，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摩尼教和猶太教，以及其他民間信仰神明信仰傳入，因此泉州享有“世界宗教博物館”的美譽。眾多宗教的傳入，又促進刺桐港的長期繁榮。同樣的道理，澳門地域有八百年媽祖文化的歷史，媽祖信仰傳入澳門是經濟活動帶來的，如今年建設媽祖文化村，弘揚媽祖文化，也是當前經濟發展的要求，它必定促進澳門地區的旅遊觀光業和服務業，以及旅遊商品經濟的發展。

弘揚媽祖文化，符合澳門特區政府施政中推動宗教多元化的理念。澳門是中西文化交匯的中心，其文化內涵極為豐富，在宗教文化方面也是如此。澳門有四百多年的天主教傳教史，明末從澳門到中國大陸傳教的著名傳教士，有利瑪竇、金尼閣、陽瑪諾、湯若望、南懷仁等等，他們兼通中西文字、天文、輿地、醫藥之學，他們在下層溝通士人，在上層交遊州官和朝廷。利瑪竇還替明皇太后烈納洗禮；1590年3月，羅馬法王唔啞嘑五世致書明神宗，提出在中國傳播天主教是為了“推廣慈悲，普濟世人”，祈求天主“降以禎祥，同登仙境”。⁽²⁴⁾ 利瑪竇等又交遊明朝大臣，諸如徐光啟、李之藻。西方的天文學、數學之傳入中國，自利瑪竇始。澳門有以利瑪竇命名的學校，有大三巴牌坊。這些史蹟是任何地方不能與之比擬的。現今澳門還保存近十座天主教堂，曾經有“東方梵蒂岡”稱號。

澳門也有豐富的佛教文化，居民普遍信奉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媽閣廟的正覺禪林增祀觀音，還

有觀音古廟和觀音堂。澳門回歸前夕，葡萄牙人又在新海灣大馬路旁的海邊塑造巨大觀音立像。澳門地域既有八百年媽祖信仰的歷史文化，又有數百年的媽閣廟和同樣香火鼎盛的多座大小媽祖廟和關帝廟，回歸時又在路環疊石塘山頂塑造世界最高的媽祖漢白玉石雕像，而接着又正在興建大牌坊、天后宮及媽祖文化村。這種宗教多元化的現象形成了中西宗教文化交相輝映，提高了澳門在兩岸四地及國際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在澳門弘揚媽祖文化，不但不會影響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相反地更加是相得益彰，形成典型的中西合璧的文化現象，既符合特區政府施政中的推動宗教多元化的理念，又加強了澳門在兩岸四地及海內外媽祖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

【註】

- (1) 石奕龍〈關於澳門媽祖信仰形成問題的辨識〉，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論文集，2001年1月13日。
- (2) 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研究》，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論文集，1998年。
- (3) 曹思健〈澳門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1984年7月。
- (4) 李鵬翥〈澳門古今〉，香港三聯書店，1986年。
- (5) 章文欽〈澳門媽祖閣與中國媽祖文化〉，載《澳門歷史文化》，中華書局出版，1999年。
- (6) 譚世寶〈澳門媽祖閣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載《學術研究》，1996年，第9期。
- (7) 雒皋、姜炳奎、星橋編《西政挈要》卷六，陳倫炯〈天下沿海形勢錄〉。
- (8) 同注(7)，卷六，張汝霖〈澳門形勢篇〉。
- (9) 同注(7)，卷六，薛韞〈澳門記〉。
- (10) 程端學〈靈慈廟記〉，轉引蔣維綏《媽祖文獻資料》，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 (11) 洪邁《夷堅志》，戊，卷第一，〈浮曦妃祠〉。
- (12) 林清標輯《敕封天后志》卷下，〈平寇追封〉。乾隆戊戌年（乾隆四十三年）輯。
- (13) 〈慶元四年加封助順詔〉，轉引蔣維綏《媽祖文獻資料》，一，宋代。
- (14)(20)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五十，〈聖妃祝文〉。
- (15)(18)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十五，〈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 (16)(19)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十五，〈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 (17)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十五，〈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 (21) 劉克莊《後村居士集》卷三八，〈到任謁諸廟〉。
- (22)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一，〈風亭新建妃廟〉。
- (23) 江山、沈思〈試論媽祖神話在港澳深地區的影響〉，載朱天順主編《媽祖研究論文集》，鷺江出版社，1989年7月。
- (24) 鄭振鐸《中國歷史參考圖譜》，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12月。